

韩国学丛书

# 韓國學論文集

第八辑

1999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 编

民族出版社

K312.607-53

1

: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学论文集 /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6

# 韩国学论文集

第八辑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民族出版社

北京

(总编室电话: 64515304; 发行部电话: 645113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学论文集/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 6  
(韩国学丛书; 8/杨通方主编)

ISBN 7-105-03905-1

I. 韩… II. 北… III. 韩国-研究-文集 IV. K31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632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450 千字

印数:0001—1200 册 定价:3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 韩国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杨通方

副主编：葛振家 徐永燮 宋成有

编 委：(按姓氏笔划)

尹保云 巫宁耕 宋成有

沈定昌 严绍滢 杨通方

徐永燮 徐 凯 韩振乾

葛振家 魏常海

# 目 录

古朝鲜开国神话考·····	曹中屏(1)
韩国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特征	
——以个案研究为中心·····	牟元珪(12)
浙江与韩国的历史交往·····	金健人(24)
魏晋动乱与朝鲜的中国移民·····	韩 升(33)
试论隋对高丽政策的演变·····	沈世培(42)
论金末蒙古、东夏与高丽的关系·····	魏志江(49)
高丽与唐选举制度比较研究·····	田廷柱(62)
论高丽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	陈尚胜(73)
简论崔致远的佛教观·····	蔡尚植(84)
简论高丽朝授田制度	
——关于韩国史的中世纪起点·····	金琪燮(94)
中国正史中的韩国古代音乐史料概观·····	金吉云(102)
论新罗顺之禅师对沩仰禅法的发展·····	杨维中(112)
高丽朝鲜两朝的史学成就(上篇)·····	杨渭生(120)
明朝出兵参与平定壬辰倭乱缘起考·····	崔孝弼(134)
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	黄时鉴(152)
论“三藩之乱”时期朝鲜与清朝的关系·····	樊延明(168)
穆麟德与朝鲜近代海关的建立·····	张建华(186)
21世纪东北亚新秩序与韩半岛	
——以多边安全协作体制为讨论中心·····	罗炯旭(197)
韩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金宽雄(211)
《训民正音》与中国音韵学·····	李得春(223)
金泽荣与近代中韩文化交流·····	邹振环(235)
归有光与金泽荣的文学思想比较·····	文基连(248)
洪大容与朱熹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异同比较·····	姜春华(262)
韩国宗教文化略论·····	金东勋(278)
韩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经济腾飞·····	李 晶(295)
旅韩华侨华人历史分期初探·····	晁中辰(299)
后记·····	宋成有(307)

## 古朝鲜开国神话考

曹中屏

神话(mythos)是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作为原始人类精神产品的结晶,神话并不发生于原始社会的开端,只有当原始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时,它才会出现,氏族社会,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是神话的摇篮。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共同祖先,这是氏族成员给本氏族命名的依据。这个为氏族共同祀奉的神话人物,实际上是现实的氏族在原始先民头脑中创造出来的幻想的共同祖先。

所谓古朝鲜,通常是指包括“汉郡县时代”(B. C. 108~313)在内以前的古代朝鲜半岛。韩国权威性的著述解释说:公元前2333年~108年间,在朝鲜半岛的“西北海岸地区曾存在过的部族国家,是所谓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其中心位于大同江流域”。<sup>①</sup>大约在卫氏朝鲜的同时,或在此之后不久的一个时期,在汉江以南地区还存在过辰国和三韩的势力;在东部地区和今鸭绿江流域有东沃沮、秽族和高句丽势力。有趣的是除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外,其他所有部族国家和氏族集团几乎都有自己的开国神话或传说。古朝鲜开国神话体系主要指檀君神话,同时也应包括辰韩六村(斯卢)始祖诞生神话,以及伽耶和高句丽的始祖建国神话。

古朝鲜檀君开国的神话,最早见于高丽僧人一然(1206~1289)在1278~1283年间撰写的《三国遗事》和丽末学者李承休(1224~1301)的《帝王韵记》。此后有关于檀君朝鲜的论述的史书和论著寥寥无几,只有李朝世宗时期权揽《制应诗注》、端宗时的《世宗实录》、成宗时的《东国通鉴》(1485)、中宗时的《新增东国輿地胜览》(1531年刊行)、宪宗时的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肃宗时的许穆(1595~1682)和李朝后期实学家李瀾(1681~1763)与安鼎福(1712~1791)等人的著述略有提及,除安鼎福1778年编撰的《东国纲目》对檀君神话观察视角,一定程度上可算近代史学以前时期的历史认识,上述著述很难说是一种系统的学术论述。

近代以来从学术的角度首先对檀君神话进行的初步研究是19世纪末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古朝鲜考》、《朝鲜古传说考》<sup>②</sup>和那珂通世的《朝鲜古代史》<sup>③</sup>。此后,金西龙<sup>④</sup>、三浦周行<sup>⑤</sup>、小田省吾<sup>⑥</sup>等人也发表了有影响的著述。但是,上述日本学者基本上是从殖民史观出发进行研究,贬低或否定了神话的历史价值。从20世纪20年代起,以崔南善在《东亚日报》发表有关论檀君的文章为起点,朝鲜学者的近代民族史观在檀君神话研究方面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sup>⑦</sup>在30年代,日本学术界出现了像三品彰英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科学而又系统地研究檀君神话的学者。<sup>⑧</sup>1945年日本投降后,特别是70年代以后,檀君神话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标志是韩国和朝鲜的学者从各个侧面对古朝鲜

开国神话所做的多视角的考察和我国及日本学术界的积极参与。目前,檀君神话的研究虽较深入,但就开国神话的整个系统来讲,尚缺乏全面研究。同时,因学者们历史观的不同所出现的分歧,也造成一些不应有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应该避免的。本文试图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从历史学和神话发生学的角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史观,对古朝鲜开国神话做系统考察,以就教于同道者指正。

《三国遗事》关于檀君神话的记述,载于该书卷二“古朝鲜(王俭朝鲜)”条所引之《魏书》和《古记》,内称:“《魏书》云:‘乃往二千载,有坛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开国号朝鲜,与高(尧)同时’”。原文在“阿斯达”后加注:“经云无叶山,亦云白岳,在白州地,或云在开城东,今白岳宫是。”接着,“古朝鲜”条说:“《古记》云:‘昔有桓因(谓帝释也)庶子桓雄,数意天下,贪求人世。父知子意,下视三危太伯,可以弘益人间,乃授天符三个,遣往理之。雄率徙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太伯,今妙香山)神坛树下,谓之神市,是谓桓雄天王也。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主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在世理化。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常祈于神雄,愿化为人。时神遗灵艾一炷、蒜二十枚。曰:「尔辈食之,不见日光百日,便得人形。」熊虎得而食之,忌三七日。熊得女身,虎不能忌,而不得人身。熊女者无与为婚,故每于坛树下咒愿有孕。雄乃假化而婚之,孕生子,号曰坛君王俭。以唐高(尧)即位五十年庚寅(唐尧即位元年戊辰,则五十年丁巳非唐寅也,疑其未实),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又今弥达。御国一千五百年。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坛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sup>①</sup>

从上述内容看,檀君神话在神话学上应属历史传统系列。李朝正祖时代,被誉为“汉学四家”之一的柳得恭,在为《海东绎史》一书做序中指出:“卫满以前,属之不修春秋。汉四百年,自是内服乐浪太守,焉得立史官哉。此所以佚事异闻,必求诸中国,然后可得也。”<sup>②</sup>所以,一然撰《三国遗事》“古朝鲜”条,转引中国古籍《魏书》是很自然的。问题是我国现存古籍《战国策》中的《魏策》、《三国志》的《魏书》和北齐魏收的《魏书》等均无檀君的记载。有人认为或许是《三国志》注引的《魏书》或《魏略》。然而,以“乃往二千载”和“与尧同时”度之,应属《战国策》的《魏策》之类的古籍。因为,从檀君王俭即位至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止,正好与所谓“御国一千五百年”合,再由此至战国又过了五六百年,这时说“乃往二千载”是恰当的。不管这种假定是否能够成立,鉴于远古先人尚无纪年的观念,关于檀君开国立都、“御国”和寿岁的绝对年代都是后人加上去的,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其可信性颇值怀疑。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存在过历时1500年~2000年的朝代。

前引《古记》记事是檀君神话存在的基本依据,需要认真分析。柳得恭认为:“所谓《古记》都是缙流荒诞之说,士大夫不可言也。”<sup>③</sup>作为汉学家,柳得恭从儒家观点出发,否定原始神话的神异性格,自然不可取。但是,他的矛头主要指向缙流僧伽所加于神话的释道成分。关于这一点,他的指责是准确的。例如,整个神话的三神体系(桓因、桓雄、檀君,绝对

神、自然神、人格神)、三元结构(空间—天、地、人,行为主体—桓雄、熊虎、熊女,谱系—祖、父、孙)和神话中反复使用“三”的数字(三危太白、率徒三千、三百六十余事、三七日)可能与佛教、道教的传人有关。众所周知,中国的太古时代,在“五帝”之上冠以“三皇”,称为三皇五帝时期。据考证,鉴于“三皇”之说,不见于战国策纵横家之口和儒墨之书,惟庄子天运有所谓“夫三皇五帝之礼仪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三皇”一词“可能是创说于晚周的道家”。屈原所说的“阴阳三合”,可能是《易经系辞下》所谓天、地、人“三才”论的滥觞,而这又可能受到印度宗教哲学的天、空、地三界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楚分神界为三皇”,B.C.6世纪印度的吠陀思想已输入荆楚的宗教内,国语楚语下所载观射父论“重黎绝地天通”的故事,即是吠陀划分宇宙神祇为天、空、地三界的变相。<sup>⑫</sup>同时,安鼎福也明确提出:桓因“帝释”出自《法华经》,《古记》中的一些术语(如神市、天符、天王)均系僧人之言。<sup>⑬</sup>朝鲜学者甚至认为“桓因”本身就是佛教所谓的上天的主宰神释迦提桓因陀罗(Sakra-Devanam-Indra)的“略语”。<sup>⑭</sup>空界之神因陀罗是《吠陀》(梨俱吠陀)的主神,佛教的护法神,即所谓帝释天。神话降于三危太白归于神的“神始神归”的脉络,特别是檀君最后离群索居,“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的结局,充分体现了道家返朴归真的道仙思想。上述事实说明,一然所引《古史》是佛教、道教传人朝鲜半岛后之作,其成书时间大约在378年~624年之间。换句话说,如按照檀君纪年,原始檀君神话形成后,至少经过两千多年的口头传诵才为文人记录下来。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檀君神话发生历史化现象,是很自然的。

李承休《帝王韵纪》记述的内容大体与《三国遗事》同,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把“坛君”写做“檀君”,并在其下加注“〈本纪〉曰:‘上帝桓因有庶子曰雄……,雄受天符印三个,率鬼三千,而降太白山顶神檀树下,是谓檀雄天王也。云云。令孙女饮药成人身,与檀树神婚而生男,名檀君。据朝鲜之域为王,故,尸罗,高礼,南、北沃沮,东、北夫余,秽与貊,皆檀君之寿也,理一千三十八年。入阿斯达山为神,不死故也’”。<sup>⑮</sup>从整个文体看,以神话学的标准为尺度,《古记》似较《本纪》更原始一些。但是,就檀君朝鲜存在的时间而言,后者的说法比较合理,即,不是“御国一千五百年”,而是一千三十八年,“檀君之寿”应包括尸罗(斯卢)、高礼(高句丽)、沃沮与秽貊生存的年代。这样,檀君朝鲜出现的年代就要晚很多。

鉴于世系分明而被认为大体可信的中国夏王朝,尚属传说时代而不知其确切年代。在此之前的传说中的唐尧确凿年代,就更难以搞明白。所以,不能仅以“与尧同时”为据,即按“唐尧戊辰说”来确定檀君朝鲜建立的绝对年代。<sup>⑯</sup>看来,所引《魏书》记事中所说的“乃往二千载”,只是泛指檀君朝鲜建立的时代距当时久远,不可信以为真;再者,关于“坛君”、“檀君”谁是谁非的问题,从19世纪末那珂通世与白鸟库吉首次提出以来,学术界至今一直争论不休。那珂通世与白鸟肯定“檀”字,认为这与僧侣有关,在佛典的华严经、智度论和正法念经中出现有印度的魔罗那山和那里的旃檀(檀香木),僧徒视檀君为“旃檀的精灵”,把灵木视为神,尊檀君为始祖;崔南善则认为高丽末期神话主人公的称谓,发生了由坛君向檀君的突变,此后这种地位虽一直没有动摇,但应承认《三国遗事》记事的“时代权威”。他说:“神坛”,即祭坛(altar),通常设于台地,太白山作为桓雄的天降地,是最大的神坛地。<sup>⑰</sup>现代韩国学者的看法也不一致,



有的根据《元史》记载蒙古人万安寺奉祀旃檀瑞像，该寺最高圣职叫“坛主”，认为受元朝控制的高丽在当时流行的喇嘛教的影响，而误将檀君叫做坛君；<sup>⑩</sup>有的则以原始人以山顶、河边、森林、巨木或巨石等特定物作祭坛，并进而把它们作为崇拜物，认为坛与檀有着密不可分联系。<sup>⑪</sup>

其二，正文开头即说“初谁开国启风云，释帝之孙名檀君”，并特别指出“却后一百六十四，仁人聊复开君臣。后朝鲜祖是箕子……周号遥封降命纶……仪风余烈传熙淳。”<sup>⑫</sup>这里明确认同檀君是高丽（高礼）开国始祖，檀君后有164年的空白期；而箕子是“后朝鲜祖”。古朝鲜无箕子的神话。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又是亡殷的“遗民”，这种情况是可理解的。但是，箕子朝鲜在古朝鲜建国神话的发展上的作用，却不可低估。

任何一个民族在它发展的初期阶段，它们的历史都不可能由文字记载，只能靠口耳相传。这样，岁月长久，传闻必然变异。原始社会泛神观念占统治地位，一旦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人们离开神话思维就难以进行思想活动。所以，神话与历史传说往往掺杂在一起，难区难分，有的则只有神话。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发现它们的变异，拨开其神秘的云雾，寻找其中的历史核心。

神话具有真实性和神圣性的特点，檀君神话也不例外。檀君神话的基本内容是天神桓因的庶子桓雄降于太伯山顶，与熊女配婚生檀君王俭；檀君建国朝鲜，都平壤城。核心是檀君是天帝的子孙，托生于熊身，是朝鲜建国始祖。在这里，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浑融一体。檀君既不是古埃及式的帝王上升为天神，也不是中国式的天神下降为人祖，而是天降神桓雄与地母神熊女共生的具有神性的人祖，有着鲜明的民族特征。

桓君神话的基础部分有着明显的先民图腾崇拜的痕迹。图腾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宗教形式，“它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则逐渐演变。”<sup>⑬</sup>当时，人们不仅以动植物为本氏族、本群体的图腾，而且还以某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为图腾。天降神桓雄的记事是奉太阳为图腾的天神族的折光反映，地母神熊女是以熊为图腾的氏族的标记。神话说“一熊一虎同穴而居”，是说当时在太伯有两个大的氏族集团共住同一地区。动物是最初的图腾形式，自然现象图腾属图腾文化的晚期。因此，可断定熊和虎图腾氏族是原始土著势力。太阳图腾氏族从天而降，说明这是从外地而来的一个新的势力，历史较晚。熊女与太阳神的化身的结合是母系氏族社会对偶婚的表现，也说明后来势力和土著势力已开始融合。

神话主人公檀君的半神半人的特点，是图腾制度从有形向无形过渡的反映，说明后来的天神族的力量及其酋长的权威有了明显提高。这一点可从桓因与檀君的古意中进一步了解。据韩国学者研究，“桓因”是古朝鲜文“天，天神（하느님 [hanl-nim]）”和“光明（환하다 [huanhada]）”的汉译。韩文환하다（hanhada）与뽕（bulg）同意，后者吏读写做“倍达”。他们还根据帕里森（N. Pallisen）对东北亚13个民族语言调查，发现“天”字的读音大体相同，写做“Tangry. Tangri. Tengri. Tengre. Tingri”，与

“檀君王俭”的“檀”音近似。中国宋代学者孙穆的《鸡林类事》有所谓“檀倍达，国那罗，君壬俭”之记载；李朝高宗时期学者鱼允迪所撰《东史年表》有“檀君即檀国之君名，俗言倍达那罗任俭”。于是，就得出如下系列：桓因一天，光明一倍达一倍达那罗（朝鲜国〔bulg nala〕）—檀君王俭。太阳崇拜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它大概产生于新石器时期。《古记》说，桓雄天王“将风伯、雨师、云师，而主谷、主命、主病、主刑、主善恶，凡人间三百六十余事”，并谈及“灵艾”和“蒜”一类菜蔬。当时，氏族酋长（檀君）与氏族贵族（风伯、雨师和云师）君临一般公社成员之上，酋长掌管祭祀与政务，其他贵族分管农业、人的生老病死与刑罚等事务；祭祀用“灵艾”于树下设坛。由此看来，檀君社会似已经有了农业和社会分工，有着相当的管理机构。但是，神话谈到穴居，而洞穴既反映了先人的生活经历，也说明先人对女性的神秘感，表明其生产水平尚未越出新石器后期。

原始檀君神话涵盖了神话发生地区古朝鲜的先民，从新石器时期至青铜器时期的历史。解放前，朝鲜半岛几乎未发现旧石器的遗址。60年代后，朝鲜和韩国分别发现了黑隅里文化、屈浦里文化等遗址，并有所谓力浦人、德川人和胜利山人的人类化石出土。现在考古学家尚无发现连结新、旧石器的中间环节，无法证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是否继承了旧石器时代人的血统。<sup>②</sup>朝鲜半岛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陶器，属原始无纹陶器和隆起纹陶器。此类陶器在咸北屈浦里、江原道鳌山里和釜山东三洞庆南上老大岛均有发现，其存在年代约在B.C.6000年~B.C.4000年间。此后，进入使用栉纹陶器（又称“篦纹陶”和“刻纹陶”）时期。这种陶器分布在朝鲜半岛四个地区：（1）东北区（图们江流域），（2）西北区（鸭绿江流域），（3）中—西区（大同江—汉江流域），（4）南区（洛东江流域）；东北区的器型与沿海州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陶器有联系，西北区的陶器和中国辽宁省的近似，中西部区的陶器是典型的栉纹陶器，南区的栉纹陶器出现较晚，有明显的中西区的特色。栉纹陶器时期先民的生产活动虽以渔猎采集为基本，但在中期（约B.C.3000年~B.C.2000年）以后已出现原始农业。<sup>③</sup>朝鲜青铜器时代萌芽于B.C.2000年后期。这时，在中国彩陶文化的影响下，栉纹陶器发生显著变化；大约在B.C.1000年前后，陶器的纹样和形状发生了突变，赤褐色的无纹陶器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檀君神话展开的情节与朝鲜半岛的考古发现大体吻合。原始无纹陶器当属熊氏族和虎氏族所有，以中—西区栉纹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属于檀君天神族，这两支势力的融合构成朝鲜半岛先民的基础；无纹陶器是取代檀君朝鲜的势力的文化。韩国考古学家也大体持这一观点。<sup>④</sup>

《三国遗事》载檀君传说中关于檀君朝鲜活动中心的方位是清楚的。《魏书》说“檀君王俭立都阿斯达”。《古记》说：初“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又移都于白岳山阿斯达，又名弓（一作方）忽山”。《帝王韵纪》认为阿斯达即今九月山，又名弓忽山。其他朝鲜古代史籍如《高丽史》、《应制诗注》、《东国通鉴》、《新增东国輿地胜览》的记载，大体与前者相同。

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有的学者认为“阿斯达”，即九月山的韩文音译，“阿斯”（아사 [asa]）音与韩文“九”（아홉 [ahob]）的首音相近，“达”（달 [dal]）与韩文

“月”（달 [dal]）音同。九月山又称白岳，这完全与《古记》的记载一致，也与其他韩国古籍记述吻合。《新增东国輿地胜览》“文化县·山川”条有如下记载：“九月山（在县西十里，即阿斯达山，一名弓忽，一名甑山，一名三危。世传檀君初都平壤，后又移白岳，即此山也。至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移于唐藏京，后还隐此山化为神）。”根据韩国学者的解释，“阿斯达”是“앗달 [asdal]”的韩文音读，其中“앗 [as]”与“앗, 앗 [ats]”通，是“明、赫、前、南、朝”的意思；“달 [dal]”是“岳、冈、地”的意思。“阿斯达”就是“白岳、白山、南山、阳”之意，“朝鲜”则是“阿斯达”的汉译。<sup>②</sup>这一分析与前引“文化县·山川”条及《魏书》对阿斯达的解释相同。可见阿斯达，即九月山（白岳），这里曾经是檀君朝鲜的中心。这就是说檀君初都平壤，后移白岳，最后移至唐藏京。高丽王朝所编正史《三国史记》无檀君神话记载，却明确认定平壤就是〔檀君〕王俭的都城。<sup>③</sup>韩国近代学者崔南善（1890—1957）认为平壤的方位在大同江，<sup>④</sup>即今平壤市。考古资料也支持这一论点。据朝鲜社科院考古所研究人员证实，“古朝鲜有代表性的遗址——支石墓，最多地集中在平壤及平壤一带”。“初步计算，在平壤方圆40公里的地区，有几千座支石墓”，具有始初型、中期型和末期型的“各种样式的支石墓”；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也大，说明平壤是古朝鲜的中心。<sup>⑤</sup>唐藏京似也在九月山附近。《新增东国輿地胜览》《文化县·古迹》条，在“庄庄坪”下以小字注曰：“在县东十五里。世传檀君所都，基址尚存。高丽史以为庄庄坪，乃唐藏京之讹。”<sup>⑥</sup>《高丽史·地理志》“儒州”条“有九月山（世传阿斯达山）、庄庄坪（世传檀君所都，即唐庄京之讹）、三圣祠（有檀因、檀雄、檀君祠）”。<sup>⑦</sup>“唐藏京”、“藏唐京”、“唐庄京”、“庄庄坪”发音近似，应属一地，在今黄海道殷栗郡九月山。现代考古发掘的弓山文化遗址，距此不远，也靠近今称妙香山的太伯山。阿斯达九月山，藏唐京与平壤间的距离比较靠近，同属中—西栉纹陶器文化圈，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吻合，接近历史实际。

### 三

使用无纹陶器的农耕先民是以箕子朝鲜命名的势力。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居住在山东半岛的东夷诸族，已开始经渤海向东北方向迁徙，并成为韩貉民的主体。殷周之际，更有大批东夷系统的部落和殷之遗民，其中包括王族加入这个迁徙行列。相比之下，箕子是较晚东走朝鲜的，也就是说箕子在大同江下游建国是有基础的。故有所谓“箕子建国，以秽貉为本”。<sup>⑧</sup>文献中古朝鲜开国神话没有关于箕子的神话，但是，作为中国殷人“遗族”箕子的东来却使古朝鲜早期的檀君神话和后来的神话得以衔接，从而使箕族势力在古朝鲜神话史上发挥了桥梁作用。

从广义上讲，古朝鲜国祖神话可分为六种：檀君神话、新罗系统的斯卢建国神话、昔脱解神话、金闾智神话、驾洛之金首露神话和高句丽之朱蒙神话。檀君神话在主体与风格上，同其他建国神话截然不同；如果说前者以天降神生为特点，那么后者则以始祖卵生为主要特征。为弄清这其中的联系有必要对其他神话做一些解剖。

约在B.C.4世纪，汉江以南的辰国已同半岛内的卫满朝鲜、秽貉、临屯和真番一起

闻名于中国。卫氏朝鲜灭亡后，汉以王俭城为中心在朝鲜半岛北部设四郡。南部地区北方来的遗民同辰国解体后的土著民融合，形成以辰韩、马韩、弁韩为首的群小城邑邦国体系。3世纪中叶，马韩中的伯济在汉江崛起，称百济，其建国始祖温祚王之父是朱蒙，建国神话属北方遗民系列。辰韩12城邑小邦的斯卢成为新罗的母体，其始祖神话是南方神话的典型；弁韩12国未发展成为中央集权国家，只在洛东江形成大伽耶联盟，它们也留下了较完整南方型建国神话。

由于建国前的多元氏族体系，辰韩—新罗系统开国神话表现为朴（赫居世）、昔（脱解）、金（閔智）三姓始祖神话。这是不同的异质文化集团共存于一个统一体的建国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罗社会统一的过程，较其他神话更为原始。《三国史记》称：赫居世建国“国号徐那伐。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井旁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岁，歧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居西干辰言王”<sup>②</sup>。这就是说新罗的始祖是卵生，被六村推为居西干；散居庆州盆地的六村成为斯卢国的基础，新罗的六部。昔脱解神话的情节大体与前者相似。据《三国史记》记载，“脱解本多婆那国所生也。……初，其国王娶国王女为妻。有孕。七年。乃生大卵。王曰：‘人而生卵，不祥也。宜弃之。’其女不忍。以帛裹卵并宝物置于柜中，浮于海，任其所往。……时海边老母，以绳引系海岸。开柜见之，有一小儿在焉。其母取养之。及壮，身長九尺，风神秀朗，知识过人。或曰：‘此儿不知姓氏，初柜来时，有一鹊飞鸣而随之，宜省鹊字以昔为氏。又解韞柜而出，宜名脱解。’”南解王闻其贤，登庸为大辅，委以政事，后继位为王。新罗金氏王族的祖先乃出于鸡林。神话说脱解王在鸡林见“有金色小柜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取柜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閔智。以其出于金柜，姓金氏。”<sup>③</sup>其6代孙即位为王。在这里，金閔智出自金柜之说，实际上是卵生神话的变形，与朴、昔氏始祖神话没有什么大的不同。

弁韩—伽耶的始祖也是卵生。据《三国遗事》记载，伽耶“地未有邦国之号，亦无君臣之称，越有我刀干……等九干者，是酋长领总百姓。自都山野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一日，“所居北龟旨，有殊常声气呼唤。庶众二三百人集会于从。有如人音，隐其形而发其音曰……皇天所以命我者，御是处。惟新家邦，为群后。为兹故降矣。你等须掘峰顶撮土”。众等“如其言，咸忻而歌舞。未几，仰而视之，唯紫绳自天垂而着地。……乃见红幅裹金盒子。开而视之，有黄金卵六，圆如日者。众人悉皆惊喜，俱伸百拜，……翌日平明……六卵化为童子，容貌甚伟”。于是，众庶拜贺，尊首露者为王，国称大驾洛，又称伽耶国，其余五人各归为五伽耶主。<sup>④</sup>

不难发现属南方系统的始祖神话与檀君神话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南方系列始祖建国神话是在遗民社会或居民社会存在的前提下展开的，而檀君神话说不交代居民社会的来源，虽不谈开天辟地，却更具有创世神话的性格。其次，檀君神话属一族独生式，以动物始祖和天神始祖相结合为其特点；南方系列神话属多元或准多族同源氏，新罗是三始祖共存，伽耶是一柜六卵化童子分主各伽耶。这一特点反映了南方系列虽在时间上

产生较晚，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却更原始，它们的文化更具包容性。第三，檀君神话是通过神婚而获得后嗣并实现建国的，即通过降临和诞生的二元结构，重点表现神的意志，是从天上看世界，是天一地垂直关系，带有经验的性质。南方神话是地上的人迎接天降的国君，是从地上仰望天界，是超自然的。他们之间呈现为如新罗式的朝鲜遗民—六村—村长—林间—马—大卵—剖之一—婴儿—收养—生神异—立为君—朴姓，或如伽耶的酋长—百姓—殊声呼唤—龟旨歌—紫绳自天垂—金合子—黄金卵六一抱归家—化为童子—颜如龙—首露即位—余五人为五伽耶主式的水平关系。第四，檀君建国靠神力，赫居世和首露即位靠众家拥戴。相比之下，南方神话比较接近历史，具有后期神话的特质。第五，檀君神话以山（阿斯达〔无叶山〕—三危太伯—太伯山顶〔妙香山〕—白岳山—弓忽山—山神）为舞台，而南方系列则多以水为背景，例如，赫居世神话的阙川—笏井—东泉—阙英井—月城北川—拨川—以井命名—鸡井；昔脱解神话的浮于海—金官国海边—阿珍浦—海边老母—海岸—鱼钓；伽耶神话的凿井—禊浴—黄山江—沧海渡头—水道—舟师—挂绯帆—轻舟等等。

高句丽本系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国家，A. D. 427年迁都平壤后，其政治中心始进入朝鲜半岛，并成为三国时代的一极。因此，高句丽始祖神话在古朝鲜神话中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始祖朱蒙（又名邹牟）出自北夫余，系其母河伯女柳花感日光孕身卵生。<sup>⑤</sup>实际上，难以据此就断定高句丽与夫余同源，至少在墓制上彼此就不一致。夫余并无独立的神话。据《三国遗事》引「古记」，“天帝降于讫升骨城，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夫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娄，以解为氏。”<sup>⑥</sup>看来，所谓天帝降临，乘五龙车立国的夫余神话更接近中国的祖先神话。高句丽先祖神话的特点是兼有感生和卵生两种因素。感生观念是处于母系氏族时代的社会意识的反映，当时人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这两种因素是中国中原神话的基本主体。所谓“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例如“皇帝母附宝，见大雷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sup>⑦</sup>“太昊庖牺之母，居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而生太昊”，<sup>⑧</sup>“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sup>⑨</sup>可见，高句丽建国神话与中国中原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百济建国神话，百济始祖温祚王之父乃高句丽之始祖邹牟（朱蒙），温祚与其兄沸流生于卒本。朱蒙于北夫余所生之子被立为太子后，温祚与其兄南逃汉山。沸流居海边，温祚都河南慰礼城，国号十济，后改百济。<sup>⑩</sup>温祚王神话，反映了高句丽与百济的联系和大批北方移民流入汉江流域的情景，也说明南方系神话何以带有浓厚的北方色彩。

#### 四

古朝鲜上述六种建国神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同时，更有着许多的共性。这种一致性的存在，是构成朝鲜—韩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古朝鲜建国神话有许多共同点，大致可以概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几乎每个神话都有天孙降临的内容和背景，檀君自不用说，朱蒙母河伯女在感日光而孕生卵前，曾与天帝子在鸭绿边室私之；作为辰韩—新罗建国神话主人公之一的赫居世在被推上舞台前，六村已存在。它们是六部的前身，而六部的祖先，即六村村长，“皆从天而降”。<sup>⑪</sup>

实际上,赫居世神话之神卵发现于“井旁林间”,金闾智神话之神卵发现于鸡林,或昔脱解神话中的神鹊,均与天帝有关。它们或者是天帝的使者,或者是神的天梯。南方系神话中的树林的意义,在这里与檀君神话中的神檀树一样,它是人间与天神交往的媒介。伽耶神话中的“紫绳”和无形之神语,更是表示六伽耶之主是来自天界的天孙。南北神话中的神山是因为高山与“天”的接近所引起的联想。

其次,神话的结构大体一致,即每一个神话都是祖先降生、氏族神话(人格化)在前,建国神话在后,成神升天结尾。

第三,与一般创世神话不同,古朝鲜的建国神话的主人公多以庶子(如庶子桓雄,温祚王与沸流也是庶子),或以弃卵的方式出现,说明这些神话的发生距母系社会不远。当时的历史已向父权制过渡。“非人所生”,弃之于野,是父系社会意识的反映。

第四,普遍发生了历史化现象,其表现是:1. 始祖降生或建国都有“准确”的纪年,如檀君即位在“唐高即位五十年庚寅”,赫居世即位于“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甲子”,首露降生于“后汉世祖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壬寅三月”等。神话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神话所必备的要素,但是加以具体的年代,对神话来说是没有意义的。2. 几乎每一神话都有把想象、虚构的神话世界历史化为现实世界的痕迹。如高句丽始祖与夫余攀亲,甚至视自己为高辛氏后裔;百济始祖与高句丽攀亲和首露与新罗攀亲等等。3. 使用后期历史时代的观念、术语和地名等,如“庶子”、“弘益人间”等。再如,“三危太伯”是借用中国远古神话中的地名。《山海经·西次三经》有所谓“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尚书·舜典》有“窜三苗于三危”。三危,位于中国敦煌。

第五,古朝鲜建国神话的主人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从境外迁移而来。关于檀君、朱蒙、温祚的情况,前文已有所提及,不再赘述。至于其他主人公的情况就更加清楚,赫居世非六村(六村本身系“朝鲜遗民”)成员,乃乘马而来;昔脱解生于多婆那国,系乘船飘洋过海而来;首露等六伽耶主受“皇天”派遣由天外而来。古代,特别是远古时期,民族迁徙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始祖神话主人公来自境外是古代朝鲜半岛民族频繁移动的反映。《三国志·辰韩传》说“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这是讲中国秦末汉初时期受政治因素影响所引起的一场较大人员流动。考古资料表明,在B.C.1000年前后发生的那次民族迁徙,规模很大。箕子参加了这次影响深远的人员大流动。

箕子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古朝鲜建国者,带来了东夷族的殷商文化传统和殷之始祖契的降生神话,从而使后期古朝鲜的神话中心情景和基调发生了变化。于是,檀君建国神话,经箕子朝鲜(商殷简狄吞卵神话),过渡到高句丽朱蒙、新罗赫世居、伽耶首露之建国神话,使后者的始祖神话呈现北方原型与南方系列相融合的形式。

箕子教民以礼仪、田桑、织作,此所谓“箕圣输入中国文明,使殷之遗族颇多;衣裳尚白,冠章甫,婚礼乘白马,皆殷古制”。妇女发式也属“箕子卷发蛮旃之遗制”。<sup>②</sup>箕子使大陆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推动了古朝鲜文化的进步,自然受到朝鲜历代君民之敬仰、崇拜。箕子朝鲜的文化政策保护了檀君朝鲜的优秀传统,使檀君神话得以世代相传,并逐步被尊奉为整个朝鲜半岛人民的共同祖先。正是这个历史原因,朝鲜古代历史上的史学家从来都是把箕子朝鲜视为自己民族历史的一部分。高丽时期的金

富弼、一然、李承休自不必说，李朝开国元勋郑道传写史也称“海东之国，不一其号，为朝鲜三：曰檀君、曰箕子、曰卫满”<sup>④</sup>。权近（1352~1409）的《三国史略》记载了箕子兴八条之教，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事迹。<sup>⑤</sup>15世纪末，徐居正等有名文人编撰的《东国通鉴》，把檀君和汉四郡等内容作为《外纪》，而把箕子朝鲜作为正史的开端更引人注意。甚至以民族史观撰写古代历史的申采浩（1880~1936），在其《朝鲜上古史》（1911年版）“三朝鲜之总论”中也认为：真〔辰〕朝鲜，姓解氏，檀君王俭之子孙；番〔弁〕朝鲜，姓箕氏，箕子之子孙；莫〔马〕朝鲜，姓韩氏，即《潜夫论》所谓“韩西亦姓韩”。近代韩国忧国志士张志渊（1864~1921）认为：大韩人种大体为三族混杂而成，一曰朝鲜本族，即古初土著民族，由西北而东南渐次蔓延；二曰汉族，从殷周之际始，至战国秦汉，由中国移入，“如箕子率五千人东来”；三曰夫余，古秽种，亦即檀君后裔。<sup>⑥</sup>古朝鲜建国神话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描述了古代朝鲜半岛历史的发展。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 注释：

- ① 李弘植〔韩〕：《增补新国史事典》，110页，汉城，教学社，1993。
- ② 白鸟库吉：《檀君考》，《学习院辅仁学会杂志》，1894年28号，《朝鲜的古伝説考》，《史学杂志》1894年5卷12号。
- ③ 那珂通世：《朝鲜古代史》，《史学杂志》，1894. 4。
- ④ 今西龙：《檀君の伝説に就いて》，《歴史と地理》1910年11月朝鲜号。
- ⑤ 三浦周行：《朝鲜の開国伝説》，《歴史と地理》1918. 1~5。
- ⑥ 小田省吾：《謂はゆる檀君伝説に就いて》，《朝鮮仏教》1926年23号~25号。
- ⑦ 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主要代表作有崔南善的《檀君否认之妄》（《东亚日报》1926. 2. 11~12）、《檀君论》（《东亚日报》1926. 3. 3~7, 25），李能和的《古朝鲜檀君》（《东光》1927, 12），安自山的《关于檀君说话之管见》上、下（《朝鲜史学》第5集），安在鸿的《檀君论与箕子抹煞论》（《新朝鲜》1935. 11）等。
- ⑧ 三品彰英：《建国神話の諸問題》，《青丘学丛》1935. 19~20。
- ⑨ 一然撰：《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第二·古朝鲜》。
- ⑩⑪ 韩致渊撰：《海东绎史》《海东绎史序》。
- ⑫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456~4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
- ⑬ 安鼎福：《东史纲目》，卷一。
- ⑭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2卷，21页，国家科学与百科全书出版社，1979。
- ⑮⑯ 李承休撰：《帝王韵纪》卷下，《东国君王开国年代并序》。
- ⑰ 《东国通鉴》按《魏书》的唐尧戊辰说，定檀君开国绝对时间为公元前2333年。
- ⑱ 崔南善：《坛君论》与《坛君神话之古意》，见《六堂崔南善全集》第2卷，100~133页，206~207页，汉城玄岩社，1873。
- ⑲ 李彦范：《韩国史选书》，334~335页，汉城，同和出版社，1989。
- ⑳ 李载元：《檀君神话研究》，81页，世宗大学研究院博士论文，1991。
- ㉑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1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

- ② 李元淳等合著，詹卓颖译：《韩国史》，13页，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
- ③ 朝鲜史研究会编〔日〕：《朝鲜史》（新版），11~18页，东京，三省堂，1997。
- ④ 金贞培认为檀君朝鲜是作为创造新石器文化、使用栉纹陶器的人而确立其地位的；至箕子朝鲜时期，使用无纹陶器的人开始登场，形成青铜器。在民族属性上，前者称古亚西亚族，后者是阿尔泰语系的秽貊族。见其论文《古朝鲜的民族构成与其文化的复合》（《白山学报》1972. 12）。
- ⑤ 朴炳采〔韩〕：《古代国语研究》，12页，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出版部，1990。
- ⑥ 金富轼等撰：《三国史记》卷一七，《高句丽本纪·东川王》条有如下记载：“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或云王之都王俭。”
- ⑦ 李载元〔韩〕：《檀君神话研究》，30页，世宗大学研究生院国语文科1991博士论文（未发表）。
- ⑧ 石光俊〔朝〕：《平壤是古代文化的中心》，见《寻踪檀君》，83页。
- ⑨ 李荇等撰：《新增东国輿地胜览》，卷四二，《文化县·古迹》。
- ⑩ 郑麟趾等撰：《高丽史》，卷五八，《地理志三·儒州》。
- ⑪ 《史记·集解》马融注。
- ⑫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始祖赫居世西干》条。
- ⑬ 同上，《脱解尼师今》。
- ⑭ 《三国遗事》，卷二，《驾洛国记》。
- ⑮ 《三国史记》，卷一三，高句丽本纪，始祖东明圣王条有如下记述：及东夫余王解夫娄薨金蛙嗣位，“得女子于太白山南优渤水。问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与诸弟出游。时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诱我于熊心山下，鸭绿边室私之。即往不返。父母责我无媒而从人，遂谪居优渤水。’金蛙异之，幽闭于室中。为日所，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许。王弃之与犬豕，皆不食。又弃之路中，牛马避之。后弃之野，鸟覆翼之。王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自作弓矢射之，百发百中。夫余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云”。此后，朱蒙避王族迫害，在三友人和鱼鳖的帮助下，渡水，至卒本川建国，号高句丽。
- ⑯ 《三国遗事》，卷一，纪异篇 北夫余条。
- ⑰ 《初学记》引《诗含神雾》。
- ⑱ 《太平御览》。
- ⑲ 《竹书纪年》。
- ⑳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始祖温祚王条。
- ㉑ “按上文，此六部之祖似皆从天而降。”见《三国遗事·纪异》新罗始祖赫居世条。
- ㉒ 张志渊著：《大韩新地志》，卷一，编2，章6衣服及饮食。
- ㉓ 郑道传：《三峰集·经国典》。
- ㉔ 权近撰：《三国史略》序文。
- ㉕ 同注42章1人种；章4风俗及性质。



# 韩国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特征

## ——以个案研究为中心

牟元珪

韩国民俗是韩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共同创造的一种民族文化，它最具体、最生动地反映了韩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对韩国现代化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鉴于民俗文化是个庞大的体系，本文仅以若干民俗事项为例，从中韩民俗文化的联系出发，探讨韩国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特征。

### 一、开国神话

众所周知，世界上一些古老民族的历史往往是从神话传说开始的。中韩两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同处在一个汉字文化圈，民俗文化虽存在若干差异，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从韩国开国神话传说中可以得到明确的例证。

檀君开国神话传说始见于高丽僧一然的《三国遗事》，该书卷一古朝鲜称：天神桓因之子桓雄“贪求人世”，受天命降于太伯山（今妙香山）神坛树下，时有一熊一虎，同穴而居，愿化为人，为此它们每天得吃天神赐给的辣蒜，不见日光百日，老虎因受不了阴暗和辛辣的煎熬而不得变为人，熊经受住了苦难的考验变成了一个女人，并与下凡到人间的天神之子桓雄婚配，生下了坛君王俭。坛君于唐尧戊辰即公元前 2333 年，都平壤城，开国号朝鲜，御国 1500。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坛君隐于阿斯达为山神，寿 1908 岁。按：《三国遗事》谓坛君开国传说系出自中国《魏书》，然考《魏书》并无此记载。又《帝王韵记》、《世宗实录·地理志》、《高丽史·地理志》、《东国通鉴》等都将《三国遗事》中坛君、神坛树之“坛”字书为“檀”字，《东国通鉴》外纪檀君朝鲜云：“东方初无君长，有神人降于檀木下，国人立为君，是为檀君，国号朝鲜，是唐尧戊辰岁也。初都平壤，后徙都白岳。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达山为神。”

考檀君开国神话在高丽中期以前尚无遗迹可寻。宋人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 年）出使高丽，据其见闻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建国”一节仅记述箕子朝鲜和朱蒙建高句丽的传说，如果徐兢听到檀君开国传说是不会不记的。妙香山传为檀君降生地，然高丽史家金富轼撰《妙香山普贤寺碑》并无一言述及檀君。后来，金富轼撰《三国史记》亦仅云：“平壤者，本仙人王俭之宅也。”<sup>①</sup>可见直到高丽中期也只有“平壤仙人”的传说。檀君神话传说当始于高丽末期，从神话的内容来看，它的出现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其背景的。13 世纪 70 年代以后，高丽处于元朝压迫之下，元对高丽先采取高